

# 在哈薇克牧場

碧野著

作家出版社

北京王府井大街

## 內 容 說 明

这是一部描写新疆景物的特写散文集。最近两年来，作者旅行了新疆的大部地区，訪問了許多在那里进行建設的人物。从这里，可以看到我們的解放軍战士、兄弟民族的人民、以及勘测队员、水利工程师、工人等，如何历尽千辛万苦，在祖国的边陲进行着驚天动地的建設事業。作者以其清丽的文字，把我們带到了那迅速改变着面貌的大戈壁，美丽的孔雀河畔，崭新的城市，銀光閃爍的天山，稻香果甜的南疆……。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

中国近代印刷公司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套裝732 字數201,000 開本787×1092 $\frac{1}{32}$  印張11 $\frac{7}{16}$  插頁2

1957年9月北京第1版 195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9700 册

定價(6) 0.95 元

## 目 次

新疆的春天 .....	1
簫琪姑娘 .....	5
水利工程师 .....	15
車队在行进 .....	25
一个牧放員 .....	32
把光明帶給边疆的人 .....	44
旅途 .....	56
美丽的新城 .....	68
新疆在欢呼 .....	72
荒地勘測队 .....	80
把青春献給美丽的事業 .....	88
沙漠里的綠珠 .....	105
在哈薩克牧場 .....	111
天山脚下 .....	124
农場上的故事 .....	132
远离北京的地方 .....	141

察汗通溝一日夜 .....	149
當我們衣暖被溫的時候 .....	165
在風雪邊境的路上 .....	173
靜靜的河灣 .....	185
在天山南北的土地上 .....	193
綠寶團 .....	201
讓羊羣賽過雪山云海 .....	210
向塔里木大沙漠進軍 .....	222
鹽湖之夜 .....	229
英雄們的心願 .....	238
舒格莎 .....	246
在色滿區 .....	266
孔雀河上孔雀橋 .....	274
風雪天山上 .....	282
叢同香 .....	296
天山景物記 .....	309
南疆景物記 .....	318
在祖國邊遠的深山里 .....	333
來自草原上的姑娘 .....	352

## 新疆的春天

朋友,当你打开新疆地圖的时候,第一个映进你的眼帘的,是塔里木和准噶尔那惊人的大沙漠,何况反动派的历史書又把新疆的居民說成那么野蛮落后,地理書又把它說得那么可怕荒凉,因此在人們的心目中往往認為新疆是一个遙远的边荒。

但是,朋友,你看一看这横亘南北疆之間的天山是多么美丽。在它終年积雪的晶瑩的高峰上,有雪蓮;在它的山腰上,有蒼翠的塔松圍繞着的清澈的天池;在它無数的盆谷里,有白云似的羊羣。天山用它的雪水灌溉着南北疆千里肥沃的农田,就像一个年輕的母亲用她大量的奶汁哺育着嬰兒。

你看一看这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它有在陽光下閃耀的金子;看一看这新疆南部的崑崙山,它有一条玉河,兩岸岩石上鑲着石榴一样紅和百合花一样白的宝石,使流水变得斑斕。

还有,你看一看在这平靜的开都河里,魚兒在水面上

跳躍；在這像孔雀翎一樣翠藍翠藍的孔雀河邊的庫爾勒，家家戶戶梨園里壓彎樹枝的梨子，比雅梨還要嫩還要甜；在這幽美的伊犁河兩岸，春天蘋果花開時像雲霞，秋天結的蘋果比碗還大；在這開闊的瑪納斯河畔，庄稼像海洋，也像海洋一樣綠。

還有，還有這裡舉世聞名的哈密瓜，吐魯番的葡萄，阿克蘇、喀什的桃和杏，吐克遜的飽粒花生……

當然，現在新疆的歌人，有時也會對悲慘的往事彈起他們的東不拉<sup>①</sup>，他們的琴聲往往會訴說出反動統治的那些痛苦的歲月：維吾爾族的姑娘們以野生的桑椹度日，哈薩克族的牧民們以野生的沙棗過冬。

但是現在新疆已經是春天，桃杏開花，白楊和青楊吐絮發葉，各族人民的心裡已經不再有寒冷。

八一鋼鐵廠在大量給他們製造春耕的犁耙；十月汽車修配廠也在加緊修配許許多多運送農具、肥料和種籽的汽車；七一紡織廠在日夜趕建印染廠，在為各族的姑娘們細心地設計着鮮艷的布樣，好做花裙花衣裳。

春天，在藍天的復蓋下，你可以看見去年種下的冬麥已經發綠。軍垦農場的拖拉機在曠野上歌唱，它們犁完了軍垦農場的地，又在幫助犁各族人民的合作社和互助組的農田。

春天，在陽光的照耀下，你可以看見由戰士們從天山

<sup>①</sup> 哈薩克的一種樂器。

上搯回的石头筑成的長渠里的水，在欣欣地流蕩，在粼粼地閃光。水，它被引入軍垦农場，也被引向合作社和互助組的田間。

同时你可以看見从深山里順着河流放出来的木排，它將給各族的男女青年們建造洞房，它將給嬰兒們制造搖床。

而且你可以看見雪白的羊羣漫过原野，它們开始要进山里的牧場。

你还可以看見維吾尔族或哈薩克族的老乡們騎着駿馬走在春天的路上，他們把水葫蘆掛在馬鞍上，揚鞭歌唱；而姑娘們耳朵上夾着鮮花，在黄昏的疎林里或在日午的田边，甩着她們的長辮子，轉动着滴灵灵的大眼睛，在琴弦和手鼓的伴奏下跳舞。

而且当你聽見从远处傳來的一串駝鈴聲，你就会知道那是駱駝队趁着这溫暖的春光，在給国境边卡上的战士們送給养。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心里就不能不想起我們那些保衛祖国边疆的战士，他們使这里得到播种和丰收，使这里的各族人民生活过得安宁；而他們却把那在六月天里还是冰雪滿山的边卡，喻为“我們这里永远是春天！”

是的，这里永远是春天——

只要你看一看，我們这里的許許多多普通的战士，他們是怎样使自己从战斗的英雄变成生产的能手，怎样像熟悉自己的武器似的熟悉了自己的耕作机。有这么一个

战士，他失去了一条腿，但现在他却在鍛鍊他的独腿去攀登拖拉机。还有这么一个战士，他的两条腿都锯掉了，但是他运用他的假腿，在被服厂的縫紉机上貢獻了他的力量。

这許許多多平凡的战士，現在有的已經 是發電厂的优秀技工，有的是測量員，有的是农業專家，有的是畜牧專家……

而且你可以看見 有些战士，今天是怎样 站在高山的悬岩上，准确地掄着大斧砍伐树木，怎样在雪水冰流里頑強地輸送着巨大的木材。

还有，你可以看見有許許多多来自湖南、来自山东和来自四川的新参加部队工作的年輕妇女，她們灵巧的手，不但能輕 快地摘下雪球 似的棉花，而且能准确地迅速地操縱拖拉机和康拜因。

还有，你也可以看見一些年輕的水利技術人員，他們有的来自遙远的华东，甚至有的来自更遙远的海南島，他們抱着建設祖国边疆的信心和理想，不怕雨雪和風霜，扛着他們的測量器在最荒僻的地方奔跑……

为什么天山南北終年歌声不歇？因为这里長駐着春天。我們的各族人民，我們的战士，我們的青年，他們的工作热情丰富了这里春天的气息。

朋友，請你不要 忘記这一点： 我們祖国的优秀兒女，是怎样在創造着这边疆的春天。



## 蕭琪姑娘

自从晋南战役之后，我們朋友倆已經多年不見。當我們以一个偶然的機會在這邊疆的一個城市里碰面的時候，他早已從部隊轉業到地方上，當了自治州人民醫院的院長。

這一天傍晚，他特地領我去看看著名的開都河。

我們站在開都河的大橋上。大橋像一條長虹，橫跨在寬闊的河面上。在落日下，南北兩岸的樹林在閃爍，河水泛着燦爛的金波。有一個蒙古族老人騎在馬背上，領着一羣馬在沙洲那邊飲馬；有兩個維吾爾族婦女，在河邊挑水。在這大橋上，有一羣孩子坐在橋欄邊，在靜靜地聽着一個維吾爾族戰士講故事；有幾個回族青年在釣魚。

當我們正靠着橋欄沉醉地分享着這幾個釣魚的青年的樂趣的時候，忽然背後激起了一片馬蹄聲。我們同時猛地回過頭去看，一個維吾爾族漢子正陪着一個姑娘從我們跟前奔馳過去。

我的朋友高興得舉起了一隻手，但那兩匹馬已經冲

到桥南头去了。

我感觉到我的朋友慢慢地放下了手，向我轉过头来；可是我的眼光却給那兩匹奔馳的馬吸引住了，特别是那个姑娘，是汉族打扮，而且騎馬騎得那么好。

一直等到那兩匹馬被河南岸的那無尽的树林遮去的时候，我才回过头来对我的朋友說：

“我第一次看見我們的女同志騎馬騎得这么漂亮！”

我的朋友在落日的光照中眯縫着眼睛說：

“她叫蕭琪，是从浙江来的。”

“你認識她？”我詫異地望着他的臉問。

我的朋友毫不掩飾他的得意，笑着說：

“我不但認識她，还很了解她。——她是我医院里的助产士。”

我惊喜地把身子挨近了他。

“一个很好的姑娘……”我的朋友望着波光閃閃的河面，靜靜地說，“开头她並不会騎馬……”

三年前她並不会騎馬，那时她剛被分發到新疆来。她經過長途跋涉到达这个城市的第一天，一个維吾尔族青年牽着兩匹馬走进种滿穿天楊的医院里来，要求医院派一个医生到他家里去接生。那时医院剛剛成立，人員还没有配备齐，没有产科医生，只有剛剛到来的助产士蕭琪，而且她还是个實習助产士。她的行李还没有打开，身上的土还没有拍淨，但当她一听说有人来要求接生，回

身就出去了。

牽着馬在園林里等候的維吾爾族青年，驚訝她的年輕。他要求院長另派一個老成的。

院長用維吾爾語安慰他，又用漢語鼓勵蕭琪：

“這是個開頭，要保住母子都平安。用我們的科學，用你的細心去取得人家的信任。”

她說她願意徒步跟着走。

她不敢騎馬。在家鄉她很少看見馬，即使看見，也要吓得遠遠躲開。


但是維吾爾族青年把她拉到馬跟前，把她扶上了馬。

她在馬上心跳、腿軟，身子微微地發抖。

維吾爾族青年騎着馬在前邊走，他拉着蕭琪的馬韁繩，讓兩匹馬一前一後緊挨着慢慢上了路。

他們出了城，馬蹄有時敲着石子路，發出清脆的响声；有時走在松軟的土路上，濺起一朵朵塵煙。他們穿過森林，穿過草原，最後踰過一條小河，到了一個掩映在綠蔭里的小小的村莊。

樹林里傳來了狗叫，馬嘖嘖响鼻，長嘶了幾聲。就在這個時候，忽然從樹林里走出來一個滿臉銀鬚的老人，他把右手放在左胸脯上，深深地向蕭琪鞠躬。他那低垂下去的頭上，一頂鑲着花邊的維吾爾族小圓帽，在太陽下閃光。



她給老人攙下馬來。青年把馬拉走了。

她從來沒有騎過馬，腿又痠又疼，但是她堅持着跟在老人的後面走進一座栽着梨樹和沙果樹的庭院里去。

在靠近葡萄架的一個小屋子里，一個年輕婦女躺在床上，臉孔蒼白，再加上從小窗外映進來的葡萄葉子的淡綠，顯得十分軟弱和疲乏。

一個老婦人端來了一大碗酸牛奶給蕭琪解渴。

蕭琪疑惑地望着老婦人。老婦人向她伸出了三隻手指，忽然流下了眼淚。

她立即理解到這個年輕產婦已經過了三天三夜，還沒有把孩子生下來。於是她開始細心地檢查產婦。

一切都正常，而且已經開了子宮口，只是產婦生的是第一胎。

她把帶來的接生器具一一消毒準備好。然後坐到產婦的床沿上，輕輕地握着她的手，用溫柔的微笑來安慰她。

語言雖然不通，但蕭琪這種比語言還要體貼的舉動，深深地感動了年輕的產婦。她溫順地恬靜地望着蕭琪，臉上閃現了一股含羞的嫵媚。

蕭琪要她閉眼好好地休息一會，但是她不能。

一隻斑鳩落到窗外的葡萄架上，咕咕地招來了另一隻斑鳩，然後一塊飛走了。蕭琪把眼光從窗外的葡萄架上收回來，落到年輕產婦的平靜的臉上。她知道這個年輕產

妇是用馬接她上这里来的那个青年的爱人，而她的公公和婆婆是那么和蔼和善良。这幸福的家庭使她感到自己的工作也是幸福的。

她輕輕地捏着产妇的手，从手的接触上，她感到产妇跟她一样的年輕，她倆同样感觉到在緊張中帶着一种溫暖和柔和。蕭琪注意到在产妇腮边的一颗动人的黑痣，想起自己是第一次单独接生，而且是第一次給少数民族的妇女接生，她不仅需要耐心，而且更需要細心。

产妇的手忽然在她的手里顫抖，她知道这是陣痛。她立即握紧她的手，帮助她減輕痛苦，同时把另一只手撫摸着她的額头，使她安宁。

陣痛过去了，蕭琪伸手理順产妇的头髮，給她重新編了兩条光滑的辮子。

一个鐘头又一个鐘头地过去，老妇人时不时在屋子里打轉，又时不时出去对天跪着祈禱。在她的喃喃的祈禱声中，最后有一句唸“毛主席”。

老人和青年也时不时把头探进門来，用焦愁的眼光看了看屋里。

一直到窗前葡萄架上的叶子映射进一抹落日的金輝，这小屋子里才响起了第一声嬰兒高亢的啼声。

老妇人的笑声充滿了小屋。

这嬰兒的啼声和老妇人的笑声，立即發生了感染，庭院里响起了优美的“探波”琴弦的彈奏。

蕭琪从小窗上看見那老人飄着垂胸的銀鬚，怀里抱着“探波”，一边彈着，一边穿过庭院里的果树走出籬笆去了。

初生的嬰兒是这么胖，粉紅的小臉圓圓的。他脫离母体，很快就适应了外界的环境，宁静地睡着了。

当蕭琪把嬰兒抱給年輕产妇看的时候，她伸出柔弱的手，輕輕地撫摸着她的孩子的毛茸茸的小腦袋，隨着一抹微笑，兩点晶瑩的东西出現在她的眼角。

老妇人忙着在給她的孙子鋪羊皮褥子和小被窩，她的手被欢乐激动得發顫，鋪着鋪着总觉得不对勁。蕭琪伸出一只手去帮她的忙。

当老妇人把嬰兒抱过去的时候，輕輕地在他的头上吻了一下，然后小心地放进暖窩里。

孩子的父亲站在旁边，他的年輕的眼睛閃射着光芒，看看他的孩子，看看他的爱人，又看看他的母亲。他的神情好像陷入了幸福的紛乱中。

当他的眼光好奇地落到孩子身上的时候，孩子的小臉給他展示着甜蜜和安祥；当他把頑皮的眼光射到他爱人的臉上的时候，她含羞地轉过了她的头躲避；当他望着他的母亲的时候，老妇人正回过身子来，走向他，激动地拉住他的胳膊，对蕭琪伸出了五只手指，然后又拍了拍她兒子的肩膀。

蕭琪立即明白老妇人的手語：她生过五个孩子，現

在只留下这一个。

老妇人比划着，指指自己的肚子，眼一翻；然后又做出抽搐的动作。

萧琪理解老妇人的不幸申诉：她另外的四个孩子，有的死在肚子里，有的生下来害四六疯死掉了。

最后老妇人低声地喊了一声“毛主席”，把右手放到胸脯上，向萧琪鞠躬。

青年也跟着他的母亲，深深地向萧琪鞠躬。

萧琪还礼，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和工作的庄严。

忽然外面传来了羊群咩咩的叫声，在“探波”的弹奏中，飘来了一种低沉的动人的维吾尔族歌声。

屋子里显得非常宁静，那羊群的叫声、“探波”的弹奏声和歌声越来越近。

老妇人忽然把萧琪拉出屋子。

幽静的庭园突然在暮色中变得嘈杂起来。百十成羣的羊拥挤在篱笆里。狗团团地跑着、叫着，维持秩序，不许羊乱跑。老人背靠着一棵梨树，面对着站在台阶上的萧琪，一边弹奏着“探波”，一边抖动着银鬚歌唱。

老妇人把萧琪拉进了羊羣。萧琪觉得自己好像走在雪堆中间，又觉得自己好像在穿云。突然她的手被老妇人按到一件东西上，她的手感到一阵温暖和柔滑。她低头一看，是一只头上有块黑斑的又肥又大的羊。

当老妇人把那只肥羊拉向厨房去的时候，萧琪吃了

一惊。她立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急忙追上去，从老妇人手里夺过羊，赶进羊羣里去。

天上閃耀着第一顆星，蕭琪上了馬。

强健的老人忽然举起一件沉重的东西放到蕭琪的馬上来，她一看，还是那只头上有塊黑斑的肥羊，羊的前腿和后腿都給繩子捆住了。

蕭琪慌得差一点从馬上摔下去，青年敏捷地跳过来扶住了她。

那只羊终于回到了羊圈里去。

在星光下，青年骑着馬，牽着蕭琪的馬韁繩。馬蹄在曠野的夜靜中得得地响。

一个月后，有一对年輕人骑着馬到人民医院里来找蕭琪。

在复盖着綠蔭的接待室里，蕭琪看見了來訪的客人——那个維吾尔族青年和他的年輕美丽的妻子。

年輕的母亲歪戴着綴滿細珠子的、閃爍的維吾尔族小圓帽，兩条長辮子垂腰，穿着毛絨的坎肩和鮮艳的花裙，脚上的長筒皮靴黑亮。

她热情地拥抱蕭琪，然后从青年的怀里把滿月的孩子抱过来，像捧玉盤似的捧給蕭琪。

孩子在甜蜜地睡着，小小的又嫩又薄的嘴唇在做着吸奶时的微动。蕭琪禁不住一陣笑，笑声把孩子惊醒了。孩子的小眼睛似懂事又似不懂事地望着她。



蕭琪摟着孩子，靜靜地看着孩子的小眼睛，心里感到無限欣慰。她帶着一種類似母性的溫柔，低下頭，輕輕地親了一下孩子的臉頰。

醫院的翻譯員來了，他轉告蕭琪，這一對年輕夫婦要她給孩子起個名字。

她感動得心跳。孩子在她的懷裡像花朵一樣嬌嫩，他需要在幸福的環境裡成長。她給孩子起了個名字叫“和平”。……

我的朋友的話聲停下來，我們都沉浸在一種內心的柔和的靜默中。很久很久我才說：

“她一個人不分黑夜白天出去接生，可不把她累壞了？”

“現在好了，她已經親手給醫院培養出三個助產士。”我的朋友笑得很滿意，“現在只有碰到難產的時候她才出去。”

“她的手術很高？”我問。

“醫院裡還沒有產科醫生，條件有困難。不過她已經從工作中學會做內旋轉和胎盤剝離。”

“經她接生出來的孩子很多麼？”

“已經有四五百，而且沒有發生過一次接生事故。”我的朋友在沉靜的聲調中帶着一股掩不住的興奮，“明天就是老鄉們趕巴扎<sup>①</sup>的日子，要是你陪她上一次街，你就

① 趕巴扎，即趕集。